

## 刘老圩掠影 ■ 季宇

就在四集纪录片《刘铭传在台湾》(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合肥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)播出之时,我陪朋友又一次来到了刘老圩。作为该片总撰稿,我曾多次来过这里。

刘老圩是刘铭传故居。提起刘铭传,人们便会想起1884年的中法之战,想到台湾。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。作为台湾首任巡抚,刘铭传为国家和民族立下功勋,如今他的故乡改名为铭传乡,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上的英雄。

刘老圩是刘铭传1870年回乡养病时修建的,依山傍水,面对大潜山,金河水穿流而过。圩堡四周环水,深挖壕沟;圩门高大,外设吊桥;圩墙高耸,宽数米,可行人走马,并建有坚固的碉堡、炮台和箭楼,以防外侵之敌。堡内则是华厅高屋,亭院楼阁,花园假山,小桥长廊,池塘花木,以及仓库、米房和马厩等,一应俱全。据专家考证,如今恢复的刘老圩只是原先的三分之一。尽管如此,规模亦相当可观。圩内的建筑颇有特点,既吸取了徽派建筑的特点,又以皖中民居风格为主,别具一格。

最特别的是,圩内有一座西洋楼,位于正厅西南角的一处花园内。建筑风格完全为西洋式的,上下两层,砖木混合结构,四周为回廊,栏杆为圆柱形。这在肥西圩堡中并不多见。据说,此处西洋楼当年楼上藏书,楼下住人,是刘铭传经常读书的地方。

历史上的刘铭传是一个奇人,虽出身布衣,起于行伍,与科举无缘,但他书读得并不少。史料称他“少读书,喜奇略”,诸如“医药、壬奇、占候、堪舆、五行之书”,无不涉猎,“尤好兵家言”,可见其所学甚博。他还长于诗文,著有《大潜山房诗钞》,曾国藩为之作序,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,如同其用兵“横厉捷出,不主故常”。

应该说,刘铭传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,他饱览中外经典,眼界开阔,具有远大抱负。据地方文献记载,刘铭传在家赋闲期间,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、译作,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史籍,“静研中外得失”,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。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、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,如吴汝纶、马其昶、薛福成、陈宝琛、徐润等,这些人个个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正因为如此,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,刘铭传才会挺身而出,不顾个人安危,肩负起抗法保台的重任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才会担任台湾巡抚后,强力推行新政,全面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。台湾的第一条铁路、第一条电缆、第一部电话、第一盏电灯、第一个邮政、第一所新式学校,都出自他的手笔。正如清人陈衍所云,“(刘铭传)抚台,则铁路、电线、邮政、炮台、学堂、船商、火器、水雷诸机械制造,于举国未为之日,独先为之”。因而,他被誉为“台湾的近代化之父”,实至名归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先生评价他是“有大勋劳于国家者”,其功业“足于台湾不朽矣”。这些既是对刘铭传的褒奖,更是对某些人所鼓吹的台湾近代化始于日据时代说法的有力驳斥。

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这是铁的事实。长久以来,大陆与台湾紧密相连,其中,仅近代史上就有三个安徽人为台湾做过重要贡献。一个是桐城人姚莹,鸦片战争时,他任台湾兵备道,领导台湾军民抗击英军侵略取得了胜利;一个是唐定奎,安徽肥西人,1874年,日本借琉球渔民被杀害为由,入侵台湾,唐定奎受命率兵入台增援,迫使日军退兵;再者便是刘铭传,在中法战争中,面对当时号称世界第二海军强国的法国舰队的强大攻势,先后取得基隆、沪尾大捷,并坚守台湾达八个月之久,为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。以上三个安徽人的功绩,不仅是大陆和台湾血脉相承的缩影,也是两岸同根的历史见证。而刘铭传保台建省,前后六年,呕心沥血,其事功勋业,更是有目共睹,彪炳史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。

许多年过去了,台湾人民没有忘记他们,尤其是刘铭传的影响至今深入人心。如今的台湾有铭传大学、铭传中学、铭传小学、铭传幼儿园,还有铭传路等等。有人说得好,不去台湾,不知道刘铭传的影响之大。据陪同我前往铭传乡的肥西朋友介绍,台湾每年都有大批的访客前来刘老圩参观祭奠。为民众做过好事的,民众永远不会忘记。

遗憾的是,刘铭传抚台六年,最后黯然离去。更令人悲哀的是,在他离台后,他耗尽心血的新政俱被废除。三年后,甲午战争爆发,台湾被割让。刘铭传在家乡闻讯,吐血而亡。

刘铭传是不幸的,但又是幸运的。因为他今天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。作为皖人,我们更为有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。

## 又是柿子彤红时 ■ 张建春

紫蓬山道边柿子红得炫目,有时一棵,有时一组,彤红在树枝摇晃,让人提心吊胆,生怕一朵朵的红落了。

担心多余,柿叶落尽,惟柿子结实,独自占了枝头。枝头是叶花果的江湖,十月虬枝的江湖是柿子的,谁也抢不去。

山道边的柿子有野性,估计这野性是历练出来的,村庄退去,人走远了,柿子逐渐有了野性,并且一天加强。柿子树村庄总是有栽的,和杏树并立,落个吉言:幸(杏)事(柿)。杏上市早,柿红得迟,这幸事就一直保留着到霜降到大雪天。

雪天挂树的柿子更好看,雪白柿红,如似一盏盏灯笼点亮在晶莹的大世界。

柿子甜,先涩后甜。或许正因为先前的涩保全了柿子的成熟,青涩时虫子鸟儿不沾边,人也离得远远的,甜时天冷下来,虫子们蛰伏了,仅有鸟啄食。

紫蓬山鸟多,上百种,不过最爱吃彤红柿子的是灰喜鹊和乌鸫,尖嘴啄破皮肤,尽吸其中的甜汁了。山道边的柿树枝头停泊有鸟,歪着头瞄着一个个柿子,它们在考量柿子的甜度,看准了,狠狠下嘴。

奔着鸟吃的柿子,肯定是最甜的。

小时馋柿子,盼着熟,不熟也有办法,青涩子捣鼓进漳泥田,三五日青柿去了涩,就脆甜甜了。后来有人传秘方,说是青柿和苹果放一起,可催熟,没试过。不是不试,苹果当地不产,哪来苹果?

真正好吃的柿子是红透、绵软的,之中包了一汪蜜。现在人会吃,削了一层皮,用勺子挑着吃,或撮着唇吸,噓溜溜,尽是甜蜜的声音,用粗些吸管吸,更是味足。

吃柿子有句话好玩,老太太吃柿子,尽拣软的捏。此话延伸,又有新的意思。

不知何时,柿子贱了,不值钱了,大街上有卖稀软的柿子,一元钱一个,还难卖得动。有一年,同事一下搬了一箱红柿子进办公室,引得人人惊喜。

同事有说道,老太太在寒风中卖柿子,卖不出,看了心疼,他一把买了。五十元买了一箱。同事们一人一个,嘴唇吃

得鲜红,甜,好吃,夸不够。

路边的野花有人采,路边的红柿无人摘,好也不好。好是风气,不好有暴殄天物之嫌。

一树树柿子就成了景。景在深秋里似花,火火红红的花,红红火火的景,这倒是和深深的秋吻合,沉稳而有度。

夜宿紫蓬山,月亮半圆,星有几朵,一世界的静,一世界香味。静因山石,香因花草。山石本静,把烦躁吸收了。花草本香,流流连连地不舍离去,尤其是桂花,开了落,落了开,三茬了。

推敲取静取香,就又见柿子彤红。

一定是老柿树了,枝壮干粗,游龙般好看,叶落尽了,只显得枝干的沧桑。枝头挂满了红柿子,月清朗,红自然正点。

老树新花,想到这词,心中乐得直叫唤。和文采无关,现实版的。

陡地想摘一棵品尝,可惜与窗户还有不小的距离,算是咫尺天涯了。

欲取不得,有点面对面仍相思的甜美,不过看几眼也好,望梅止渴,不是口中生津吗?和小时把玩青涩的柿子异曲同工,反正柿子会成熟会甜的,只是时间问题。

记得有些年,紫蓬山办“柿子红了”节,吸引了众多游人,不为吃柿子,就为看一眼一树红红的柿子,过过瘾。

眼瘾是乡愁作怪,一树柿子,让人想到的是一方乡愁,乡愁结在树上,多醒目。

不忍关了窗户,柿子挂在窗边,入梦来简单得多了。

紫蓬山多景,秋天路边的柿子景,不亚于秋风中老麻栎树,不亚于曲折的山道,不亚于明媚的水,不亚于石头缝里的传说……星云变幻,这景年年呈现。

用山道边的红柿子就酒如何?突发奇想,呼朋唤友,来一场醉如何?酒不醉人人自醉,醉在山道边的彤红柿子树下,该是一场难有的大欢喜吧?

又向窗外的彤红柿子招手,我醉也。月半圆,几粒星子下凡尘。

